

牵牛花蔓

险兮悲哉，封建主义这一关

鸡生蛋蛋生鸡之类

龙井茶里放味精

曹操求才与江青求恶

名家最

新

杂感力作

忧贫与忧道

以人权为由反击洋人小胜记

现代史难过宇宙史？

中国呼唤堂吉珂德

新闻志异

从周作人、钱稻荪说到傅东华、段宝坤

略谈「阴谋文学」的老祖宗

请君重读「五噫」歌



严秀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严秀
著

名 / 家 / 最 / 新 / 杂 / 感 / 力 / 作

牵 山 花 蔓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昌余

封面设计:何伟

版式设计:邓争旗

名家最新杂感力作

牵牛花蔓

严秀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44,000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

ISBN 7-226-01583-8/I·419 定价:9.00元

目 录

- 1 曲终人不见，江上此峰青
——对《勿忘我》等几部同类题材电影的观感
- 11 险兮悲哉，封建主义这一关
- 15 食今也不易化
- 18 曹操求才与江青求恶
- 21 编一本《看不懂集》如何
- 24 “法言法语”好



- 28 牵牛花蔓
- 28 一 牵牛花颂
- 29 二 言论与兴衰
- 30 三 “从胜利走向胜利”？
- 32 四 “左”风与条件反射
- 34 五 “伟大光荣”的基础是“正确”
- 35 六 “维民所止”
- 37 七 入党为什么会被讽刺
- 38 八 修正主义
- 40 九 机会主义
- 44 十 反对派
- 46 十一 投降主义
- 48 十二 反党分子
- 49 十三 鸡生蛋蛋生鸡之类
- 51 十四 丑陋的官文化

53 十五 干的、看的、算的与罗曼·罗兰

56 十六 “双百”方针当与人类相始终

★

58 牵牛枝蔓

58 一 龙井茶里放味精

59 二 才华不宜大爆炸

61 三 似曾相识

63 四 编辑的笔与“沉钟的笔”

64 五 超微艺术之类

65 六 国术与救国

67 七 现代史难过宇宙史？

69 八 大陆作品“干净利落”？

70 九 一本没人要的书稿飞升记

72 十 魏文伯的牢骚

72 十一 俞平老的真谦虚

73 十二 彭桓武教授之言

74 十三 中国呼唤堂·吉诃德

74 十四 可怕的“文化导向”

75 十五 日本不讳言学习他邦

76 十六 影视奇观

78 十七 文章宜平易近人

80 十八 谈谈“明白如话”

81 十九 记官本位与民本位的一次小交锋

83 二十 平生服膺的三则格言

★

85 以人权为由反击洋人小胜记

88 忧贫与忧道

91 哀吴晗

——痛定后的痛苦

96 “倪献策现象”与指定“接班人”制度的破产

99 “上当受骗学”为什么值得研究

102	不是“影射史学”而是“阴谋史学”
105	略谈“阴谋文学”的老祖宗
	附：历史不能伪造（章明）
110	我看《河殤》
115	请君重读“五噫”歌
119	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无大不当说
122	替人担惊大可不必
126	欣闻勃、契二公尊号被夺有感
132	“景升父子皆豚犬”
136	有了十个鸡蛋怎么办
139	为中国文字杞忧二事
142	愈出愈奇
145	从周作人、钱稻荪说到傅东华、段宝坤
149	这锅冷饭宜炒炒
153	一件小事
156	现代文字狱奇例二则
158	蛮和愚的共生现象
161	这风景好在哪里？
	——再来炒一次“冷饭”
165	最危险的是“造星族”
170	苏产驸马借来一用
173	新闻志异
176	“平反”漫谈
	——一个极其优良的民族传统
	★
183	编后的话

曲终人不见，江上此峰青

——对《勿忘我》等几部同类题材电影的观感

几部同反“右派”直接有关的电影已经放映过去好久了，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审视一下这些影片，会比在放映高潮时看得更加清楚。

这几部影片，有名的是《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三部，《雁南飞》没有什么人捧场，至于《勿忘我》，则几乎没有人知道。最后一部，我本来也不知道，是偶然从电视中看到的。但是，上述各影片的艺术水平及其艺术感染力，却不一定同它们的知名度成正比。由这些影片掀起的作为一个时期激动人心的艺术高潮，是值得回顾一下的。

“众所周知”，有人看了这些影片以后很不高兴，责问说：“难道右派都是这样好吗？”说影片美化了“右派”，甚至说是“右派”在公开“翻天”，应予反击，等等。这些同志根本不懂得总结历史经验为何物，他们无条件地肯定和维护自己积极执行过的一切错误政策，而置总结历史经验于不顾。

“反右派”运动这个氢弹似的爆炸，多年来已是国内外公认的解放后我们全盘工作由上坡路跌到下坡路的一个根本

转折点。难道应该教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忘记”这件事情吗？请回答这个问题吧：为了不把我们的国家民族重新沦入悲惨境地，是忘记这类惨祸好呢，还是深刻地记取这些惨痛教训好？不同的回答必将引出不同的后果。要有光明的未来，就不能忘记那些并不光明的过去。

上述这些影片有没有“美化‘右派’”的地方呢？我看没有（当然，既然有那么好几十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谁也不能担保其中没有道德作风不好的人）。就说《天云山传奇》吧，它受一些人的攻击是最厉害的。其实，那影片中的“右派”罗群，不过服从监督，老老实实劳动改造罢了，何“美化”之有？二十多年间遭遇比罗群惨得多、表现比罗群好得多、贡献比罗群大得多的人，比比皆是，影片并没有敢去描写这些人，这谈得上什么“美化‘右派’”吗？

二

先说说《巴山夜雨》吧。我以为那电影的基本情节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历史真实性的，而且在客观上完全把“文革”的残酷性掩藏起来了。那些事情在“文革”时期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一个诗人老“右派”，在“文革”时期又被加码成为“反革命”的要犯，他在被男女两个造反派奉命从四川武装押解（怕引起人注意，手铐被临时取下来了）送往武汉或宜昌的船上，竟然发生了以下一连串的怪事：

一，全船职工，自船长起到大副、二副、三副、轮机、水手、厨工都不知怎么地好像都吃了豹子胆似地一致同情这个犯人，并且公然非法地在途中不是码头的荒僻山边秘密靠岸，把这个人放到了深山里去。如果在那个时期发生了这种事情，全船职工还有一个想不被弄得家破人亡吗？

二，押解“犯人”的两个造反派，那个女的初时凶得

狠，可是听了这个犯人半夜同她在甲板上的一番单独谈话后（船上的管理人员为了安全是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这种情况的），一下就彻悟过来，下决心宁愿自己牺牲也要秘密放走这个犯人。事也太巧，那个男解差更加热心于此事，还暗中监视着这个女解差。结果两人终于沟通了，共同说服船长等放走了这个“要犯”（影片中还有男解差把手铐投入江中的一个特写镜头）。这么一来，这两个解差岂不立刻又变成“现行反革命”了么，他们怎么交差呢？做戏当然是做戏，但总不能把“戏”做到使看戏的人感到连“戏”也根本不像的程度。

三，这位被押解的诗人“要犯”，竟可以深夜长时间一个人悠然地在三峡舟中的甲板上散步，诗意倒是够诗意的，可是两个解差的不怕他跳水自杀吗？奇怪的是，这位诗人“要犯”对这个女解差进行教育也是在这个场合下进行的，那诗意就更浓了——一对情侣在那里充分享受罗曼蒂克的滋味。“文革”的暴虐到哪里去了呢？影片中说不通的地方远不止这些。

因此，这部戏的基本情节是极不合理的。它根本没有能反映当时残酷的历史真实，而且在无意中大大地美化了当时的历史真实。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和以后的人看了会觉得奇怪：你们把“文革”说得那么可怕，但是这有什么可怕呢，不是相当自由吗？此外，如果中国人民都有那么高的觉悟，有那么大的权力和自由，“文革”这场灾祸还会产生并被蛮横地坚持十年之久吗？

艺术家当然有权而且必须有虚构，才能写出艺术作品。但这种虚构是为了更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现象。像九斤老太、祥林嫂这样的人物，可能是虚构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上早已经有千百万个祥林嫂和九斤老太存在过了。而一艘押送“文革”犯人的轮船，从押差到全船工作人员，素不相识，一下子会在两天一夜之间干

出这么一个统一的联合释放要犯的行动，则是根本没有这个可能的。如果“文革”时期也允许这种事情自由发生的话，那就确实发生了一个问题：“文革”有什么可怕呢？

这部电影的基本安排和决定性的情节只能是编者的善良愿望，希望人道主义即使在那个疯狂暴虐的时代也战胜了兽道主义。可是事实上，当时是没有这种可能啊（贺龙元帅不是当着周总理的面从总理家中逮走的吗？）！光凭一点善良的人道主义愿望是战胜不了兽道主义的。这部电影把“文革”时期的恐怖情景淡化到了几近于无的程度了，可是当时的历史真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三

再说《天云山传奇》。片中被打下去劳改的青年地质勘探队长、老“右派”、老党员罗群的事并没有什么稀奇，遍地都是，比他惨的、打下去后贡献比他大的人还很多。奇怪的是原在他队里工作的女大学生冯晴岚，却冒死到了他那冰天雪地、不蔽风雨的荒郊独屋去与他同居，她用教小学的收入来维持两人的生活（好像还抚养了别人的一个孤女），直到她本人因病而死。电影为我们制造了冯晴岚这个圣洁的灵魂，用意是极好的。作者希望人总应该有点是非之心，有点正义感，有点人性才好，冯晴岚就是编者手下的理想人物。那年头，已婚夫妇不被动员和强迫同“右派”离婚，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当然，天下总有权力管不大到的地方，总有十分善良而杰出的女性，因此，发生冯晴岚那样的个别类似事件，我也不敢说绝无可能，作者也有权描写个别的极为特殊的事件。不过，这同当时“反右”后的残酷总面貌是相距太远了。“天云山”主要是编者想要创造出一个圣洁的灵魂，来同林彪、“四人帮”的兽性对立，把一点善良、正义、勇敢和为真理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可敬的

女性身上。这一点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肯定，我当然也给予肯定。但是这事却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会发现它缺乏历史的真实性，整个戏是基本上违犯当时的现实，基本上缺乏存在的前提的。这些戏不但不是在美化什么“右派”，相反的，是把“反右派”这个残酷的运动写得太轻松了。须知，“反右派”斗争远不是这么温良恭俭让的啊！而且，冯晴岚公开去与一个男人同居，那时的法律与社会环境都是绝不许许可的呀！

当然，人们还是应该从冯晴岚的身上学到一点做人的道德的，而《天云山传奇》的积极之处也在这里。即使纯粹是凭良好愿望假想出来的人和事吧，能够宽慰宽慰人心也好，因为人心实在被斫伤得太厉害了。

四

关于《牧马人》、《雁南飞》，我就不想多说了。《牧马人》所作的爱国主义教育，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情节也还合理。资本家父亲回国要他出国去接受遗产一事，是这个戏的戏眼。看后，总觉得它的政治教育性大大超过了艺术上的感人性。

《雁南飞》写医学院毕业班的一对恋人，男方突然被打成“右派”，被分配到内蒙古劳动改造。他苦恋着原来的爱人，作为一个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他当然也不可能在内蒙恋爱结婚。在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爱情的力量促使他仍然回校来看望一下原来的已婚的女友。他们都本着中国人的老传统，“发乎情，止乎礼义”，见了一两次面，只有掩饰不住的眼光仍然在继续着他们旧日的感情。男的只能回蒙古包去同一个爱着他的似乎有着同一身份的蒙古族女性成了家。这部电影没有惊奇变幻的大场面，但它的感人程度，比前面三部要深刻得多，因为它留有一点余味，使人叹

息唏嘘。前三部则已经一览无余，该说的都已经全说了。所以，相对说来，《雁南飞》的韵味上就要浓厚一些。

五

最后，谈谈电影《勿忘我》。这部电影的名字太不引人注意，知道它的人也很少。但我感到中央电视台里有重视它的人，从电视节目表上得知他们前后几次播放过此片。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了这片子的播放的，而且越看越吸引人。以我个人的浅见，这部电影的感人性、真实性、艺术处理的深度等方面，在同类影片中是属于最好的，就是在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八年以来的全部影片中，也可能是属于最好一类的。《人到中年》、《大桥下面》等都很感人，以我个人的偏爱则更喜欢《勿忘我》。听说这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如果是，好的基础当然首先是小说作者奠定的。

此戏描写一个学医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以后，发配去农村劳改，后来换了个名字，叫“摘帽右派”，但仍然留在农村中劳动，兼给农民治病。他住在村外一间茅草棚里，打柴、挑水、种地、做饭、补衣、看书、著书（总结他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的书。但这事也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作为现行反革命活动受了处理），这些淡淡的描写并不怎么震撼人，刺激人，但它却可以把人们逐渐带入沉思：我们自己培养了人才，然后我们自己又断然地把他们毁掉，然后再把他们赶出社会之外，然后再把他们彻底忘掉，像被开除了“人籍”一样，让他们像鲁滨逊一样地“生活”，然后再不时地给他们一通通严重的专政措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呢？这算什么“革命”呢？这对国家、民族、人民有什么好处呢？影片中并没有人向观众直接提出过这些问题，但它却用艺术的力量逼得人们不能不提出这些问题。

“文革”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忽然来到该地插队落户。她的父母都已被迫害而死，她也跟着成了孤儿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是说从大前提上已经肯定他们不是好人了）。她已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阶级”，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想要自杀。这时，这位“右派”医生叔叔出现在她的身边，不断地帮助她、鼓励她，使她又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同时这位“右派”叔叔又异常严格地教她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和外语。女孩对这位“右派”叔叔老师的感情越来越好了，由于父母被迫害、冤死，老同志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作为“黑九类”打倒了，她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在干着一些什么事情，几年来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她已经不可能相信这位“右派”叔叔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了。她逐渐萌发出要同这位“右派”叔叔终身共同生活的决心，讲话也十分亲热随便了。这位“右派”叔叔当然察觉到了这种很不妙的变化，只好把课程越抓越紧，不同她说一句题外的话。一次，女孩又同这位“右派”叔叔亲热地说起“你我”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来，这位当时被普遍骂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右派”叔叔严肃地对女孩说：“要懂得礼貌啊，要叫叔叔或老师才对。”看到这里，我自然地落下了眼泪：一个多么高尚的灵魂啊，这不是真善美的极致在一个人身上的自然流露吗？而且这是真实的，像这样的人全国才一个吗？其实，这位“右派”叔叔并不是一个无情物，这个女孩多次向他明确表示愿终身陪伴他的愿望时，他也曾一个人在荒郊外痛苦矛盾苦恼的折磨，但他每次都下决心决不给这女孩带来终身的痛苦。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了，他们的结合应该说有了可能，女孩的态度也更明确地公开表明了。但他考虑到自己是个“摘帽右派”，对他的管制如故，他受到的待遇并无丝毫改善，于是，他又动员女孩去考大学，认为这样既可以培养女孩，又可使二人分开。女孩考上了大学，在她临离村的前一天下午硬塞给了这位“右派”叔叔作为订情

的信物。当晚，女孩睡不着，在大雨中找个借口离开房东老大娘去看他。可是，房中却没有了人。女孩以为他外出诊病去了，点上灯等他，睡着了。实际上，这位“右派”叔叔老师料定女孩晚上会来找他，就冒雨出门躲避了，后半夜才回来。他回来时，老远看见房内有灯，知道女孩在房内，就狠心不进门了。女孩睡到天亮才醒，只好匆匆去搭火车，临走忽然看见桌上有一封预留的信，是这位“右派”叔叔留给她的，鼓励她努力读书，追求美好前途，祝她幸福并表示后会有期之类。女孩不得不饱含无限痛苦地乘火车走了，这位“右派”叔叔这时却像发狂似地不顾一切翻山越岭地站在高山上去送别火车，两个人就这样在无限的痛苦中没有见面就分别了。

曲终人不见，江上此峰青——戏结束了，就是这样地结束了，就是这样痛苦不堪地结束了。但是，戏中主人公的形象和这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却在我的心中永远不能结束。我只看过一次电视，可是它的全部情节却像刀一样铭刻在我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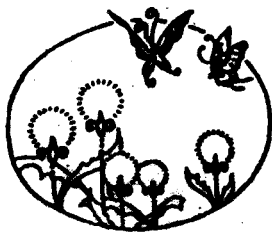
对这部电影，我以为可以不必多加评论了。编导者抓住了一个善良人的本质，重现了在那两场长时间的历史大悲剧中的一场令人回肠荡气的感人的小悲剧。电影“美化”了这个“右派”没有呢？我看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青年学生，正因为没有，所以才特别感动人。电影里的这个老“右派”并没有任何惊人的、光辉的事迹和语言，可以说，凡有那样经历的任何一个正派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像他那样做的，因此，就并无特别之处。电影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把几十万（据说只有几十万！）比他好或不一定像他那样好的人定为十恶不赦的祖国和人民的凶恶敌人，而且还坚决地不准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平反。多么不幸啊，我们民族的历史命运！这个电影逼真、细腻、避开了表面的残忍现象（不避开当然也可以）、没有任何夸张地、入

本三分地反映了这两个时期悲惨而残酷的历史真实。同时影片也给我们呈现了两个令人信服的、没有丝毫人为痕迹的、普普通通的善良而圣洁的灵魂。虽然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但就是这些人表现了完美的人性，他们保持了我們最需要的、已被破坏得不堪的善良、同情、热爱真理、自我牺牲和在长期的暴力摧残面前坚韧不屈的勇气和毅力。他们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长期默默地、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而拒绝了后者。他们感动了人们，促使人们努力把良心上的花蕾时时保持丰满，在必要时，就尽情地开放出来。女孩对这位永世不准翻身但却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真热的爱，和这位被充军流放的人在无限的痛苦和矛盾中最终谢绝了这种将会给对方带来不幸的爱，同样都是双方良心上的鲜花盛开的表现。他们谁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共同完成了一幕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感人的悲剧。戏中“叔叔”的痛苦至少是三重的：大学毕业时定为“右派”，已经劳改了二十年；总结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违心而又矫情地谢绝了一个从内心深处爱着自己、实际上自己也从内心深处爱着的年青女性的最真挚纯洁的爱。——他这辈子怎么活下去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那时还没有“改正”一说）。这个女孩的痛苦，至少也是三重的：父母无端被迫害而死，她也成了戴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眼看着“右派”叔叔的悲惨遭遇，而自己又已经完全明白葫芦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断肠人遇断肠人”，痛苦就成十倍地增加了；任何一个正常的善良人，当他看着一个人比自己更痛苦时，就会忘记自己的痛苦而把同情、安慰无条件地送给对方，女孩同这位“右派”叔叔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因此，她所遭受的第三重痛苦就显得更加令人难堪了：一个实际上爱着自己的人被迫不得不拒绝自己对她的真挚的爱！这些都不是神话，不是巧妙构思出来的传奇，而是实实在在的千百万件悲剧中的一件。他们之间还做到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程度，这就使

他们的悲剧更加感人，更加令人难以自抑。

我认为，解剖一些公认为好或很好的作品，比批评一些公认为乱七八糟的东西更重要。因为前者是艺术探讨，比较上不那么容易做；后者则往往属于政治或对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评论，相对的比前者要容易些，即使评论的全对了，对提高艺术水平也不一定能起多大的作用。我是本此微意来写此文的，作为观众一分子的观后感，我从《勿忘我》中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它帮助我净化了自己的灵魂。

1984年7月



险兮悲哉，封建主义这一关

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现在我硬套李白两句诗说：过关难，难于封建主义这一关。

这话怎讲？

请听我道来。话说，解放后讲了十多年的“过关”问题，十分了得！道其大要，首先是把政权取过来，再经过土地改革与其他一系列民主改革等，这就叫做过了反封建主义这一关。1956年搞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搞全体手工业者、小摊贩的普遍集体化，之后，搞全国农村普遍的“人民公社”化，政治上又开展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以及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再加上反对离开右派还有“三十步”、“五十步”等的威慑运动，1959年再来个庐山会议，反对反对大冒进的彭德怀、张闻天等。所有这些反右反资的运动，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大干特干了，当然是一律都大获全胜了，这便叫做过社会主义之“关”。但是反复而又特别强调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是难上加难的，说很多人过得了民主革命这一关，却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云云。说得好玄乎，这一关似乎比李白的“难于上青天”还要难得多。于是，反右不断，为此而特别制造的帽子、罪名等恐怕有几十种之多。据说，这些人都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这就把社会主义关描写得比鬼门关还可怕。在此关前被整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万个孤魂野鬼。其实，只要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